

若虚 著

历经20年的
心血之作

[长篇小说]

大谋小计五十年

诸葛亮传

关于诸葛亮，你又真正了解多少？

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讲述诸葛亮传奇一生的长篇史诗。

第4部

大谋治蜀
奇策平蛮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大谋小计五十年

诸葛亮传

关于诸葛亮，你又真正了解多少？

第4部

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讲述诸葛亮传奇一生的长篇史诗。

若虚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谋小计五十年: 诸葛亮传. 第4部 / 若虚著. --
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425-5

I. ①大… II. ①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7159 号

书 名 大谋小计五十年: 诸葛亮传. 第4部

著 者 若 虚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盛 亮 潘 炜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23.5

字 数 366 千
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425-5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卷一 痛失荆州 /1

卷首 /3

第一章：关云长中计调兵，诸葛亮忧心荆州 /7

第二章：失荆州将星陨落，拒救援刘封挟私 /15

第三章：再失三郡，隆中大谋遭重挫 /26

第四章：吴蜀结深仇，刘备矢志东征 /35

第五章：谋后世，说服主公杀义子 /46

第六章：曹丕篡汉，刘备称帝 /56

卷尾 /68

卷二 白帝托孤 /71

卷首 /73

第一章：简拔才俊兴文教，缄默以对伐吴事 /76

第二章：尚书台贤相理乱政，嘉德殿君臣议时局 /88

第三章：英雄暮年壮心未已，刘备忍悲征吴 /99

- 第四章：孙权隐忍陆逊佯败，东吴诱敌深入 /111
- 第五章：览地图诸葛亮心惊，铸大错昭烈帝丧师 /122
- 第六章：诸葛亮独力撑危局，刘玄德病中会吴使 /134
- 第七章：说太子论马谡，诸葛亮谒君永安宫 /148
- 第八章：托孤托国，君臣对弈永诀别 /158

卷尾 /170

卷三 独掌军政 /171

卷首 /173

- 第一章：为稳政局，扶刘禅提前登基 /176
- 第二章：丞相府贤妻议纳妾，学士宅宰臣请大贤 /185
- 第三章：为谋大局牺牲忠良，不拘小节甄拔人才 /197
- 第四章：居心叵测，迎旧臣李严暗挑拨 /207
- 第五章：权倾朝野惹非议，一心为公负家人 /215

卷尾 /226

卷四 南中平乱 /229

卷首 /231

- 第一章：结盟江东内外安稳，把握时机亲征南中 /234
- 第二章：心战为上，南征用兵定方略 /244
- 第三章：守株待兔汉军一战摧锋，
坐观成败蛮夷联盟瓦解 /253

第四章：兵临泸水孔明思良策，种落大会孟获杀不服 /262

第五章：问津人蛮乡遇故知，南征军月夜渡泸水 /273

第六章：粮草遭劫陷困境，赶制大鼓出奇策 /283

第七章：诸葛亮生擒蛮夷王，龙佑那受俘汉家兵 /294

第八章：感化人心胜攻战，大鼓传音赛杀伐 /304

第九章：良将殉国三军激愤，蛮王不服再纵仇讎 /316

第十章：假旗号蛮兵袭军营，真归附人心向王化 /330

第十一章：不甘束手孟获再燃战火，

略施小计丞相弭消兵祸 /341

第十二章：平战乱功臣班师返朝，

谏后主丞相老成谋国 /355

卷尾 /365

卷一
痛失荊州

卷首

满池荷叶半败，粉白色的莲花一片片掉在水面，小舟似的飘飘摇摇，荷秆下隐藏的鱼儿一动不动，像水底长出的墨色竹叶。孙权倚在水榭上静望着花叶微衰的莲池，拈了鱼食扬手洒下，逗引得躲藏的鱼儿纷纷游出，翘起尖尖的嘴一口啄下，重重的鱼影仿佛阴雨天挂在檐角的云。

“争得可真欢！”孙权兴致勃勃地看着鱼儿争食，手心搓着鱼食，也不着急喂下，似乎欣赏鱼儿争食比喂鱼更加快乐。

身后的长廊响起缓缓的脚步声，孙权没有回头看，带笑的眸子仍盯着那池中跳腾转挪的鱼影。

“主公！”声音不高不低。

水上漂浮的鱼食已啄得所剩无几，孙权将手一翻，掌心的鱼食洋洋洒洒地掉在水面，他慢慢地转过身，笑道：“子明秘返建业，连日赶路辛苦，也不稍作歇息，便急着来见孤，孤心甚是不安！”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将目光从莲池中抬起，望向榭中恭敬站立的中年男人，那人长身阔肩，神色容若而暗藏气概。

吕蒙郑重地说：“事有紧急，不敢延迟！”

孙权举手一让：“坐下说话！”吕蒙稍稍辞让，二人在榭中石墩上安坐，中间隔着一个椭圆石案，案上盛了一盘黄金龙眼。

孙权拈了一个龙眼，轻轻剥开果皮，露出粉嫩如水的果肉，递至唇边只一吸，水一样喝进了口中，他细细地咀嚼着、品味着，将那果盘推

向吕蒙：“尝一尝，新摘的，很甜！”

吕蒙持了一个，也不剥皮，只在手心里掂量：“主公，蒙此次秘密回返建业，是为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！”孙权轻声止住，“让孤猜一猜。”他伸出食指，在盛了清水的白玉杯里一沾，在那石案上画出了两个字，写到末尾一笔，眉梢一挑，眼睛里弹出一抹狡黠的笑。

吕蒙定睛一看，浅浅的水渍向着四面洒漫，那两个字便是：“荆州”。

他衷心拜服地说：“主公高见！”

孙权擦掉水渍，拍了拍手：“孤侥幸猜中而已，不当子明夸赞。”他莫名地笑了一声，“你说吧！”

吕蒙正了神色，字字斟酌地说：“主公既明慧先知，蒙也不绕远路，当直奔正题。旬月以来，刘备占据汉中，再进封汉中王，遣刘封、孟达攻下东三郡，关羽北上襄樊，水淹七军，大胜曹军，与刘封、孟达互为呼应，眼看便要打通汉水，使荆州与汉中连成一体！刘备之势日渐高涨，若照此形势，则西跨关中，东扼荆州，半壁河山为其所有，北可抗衡曹操，南则觊觎东吴，主公当早做决断！”

孙权认真听完，不由得摇头叹息：“这只老虎是我东吴养肥的，养虎为患，孤今日才知此中真意！”他皱了皱眉头，“孤本一心谋求徐州，而北面曹军难敌，西面关羽胁力，两难！”

吕蒙道：“蒙窃以为徐州可缓，而荆州当急！”

孙权不置可否：“你且说来！”

“徐州虽可图，然其势平坦，无险可依，曹军骁勇铁蹄正当用武。我东吴今日得徐州，明日曹操则来取徐州，况得徐州不多利，失徐州不为损。荆州却不同，其地险沃，乃兵家必争，关羽一旦全占荆州，则成为我东吴北上之屏障，我东吴本凭依长江天堑，而今天堑被占，进退维谷，何有抗九州之势？兵法云，‘我得亦利，彼得亦利，为争地。’不爭荆州则利他人，岂不是我东吴大损失？”

孙权沉默须臾：“子明所言甚是，然如今刘备声势壮大，关羽捷报频传，当如何擘划？”

吕蒙谦和地说：“蒙有些许小谋献上，可与不可，期主公裁决！”

孙权对他点点头，目中露出恳切求教的神色。

“刘备势大，气焰勃张，锋芒正胜，且两家尚有联盟之谊，不可与其正面对抗，彼既强而难撼，我则可示弱以麻痹！”

“示弱？”孙权微一怔。

吕蒙显得深思熟虑：“正是！关羽倨傲自负，遇强而愈强，遇弱而轻慢。因此，蒙自接任鲁子敬之职，镇守陆口，对关羽频频示好，不惜卑弱相待，此为麻痹他的第一步。”

“如此，还有第二步？”孙权起了浓厚兴趣，眉眼里的愁绪消融为淡淡的笑。

吕蒙点头：“关羽此次进兵襄樊，虽势在必得，然对我东吴戒心未消，尚在南郡留有重兵，我东吴即便想硬取江陵，恐也是一场恶战，故第二步是要让关羽撤出江陵重兵！”

“怎样让他撤出？”孙权的兴趣越来越大，身体向前略略倾斜了些。

“关羽留重兵，无非是害怕我攻他后方。主公可召回吕蒙，便说吕蒙重病不能理事，准许回建业养病，另派一人担任镇守陆口要职。关羽见吕蒙病归，定会抽调大军增援襄樊，那时江陵空虚，我东吴正可一举拿下！”

孙权半晌没有说话，慢慢地剥开一个龙眼，悠悠地说：“子明果然好计谋！”晶莹剔透的果肉送入口中，他咽下去，“孤有个小建议，望与子明商榷。”

“主公但言，蒙敢不承教。”吕蒙虔敬地拱手。

孙权举起了手，手心是剥开的果皮：“传露檄于陆口，称子明重病卸职！”

吕蒙一呆，霎时的迷惑后，他立刻了然于胸，露檄飞书，文书不加密封，消息自然不胫而走，不用琢磨法子通报关羽，他也会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他佩服地离座一拜：“主公机谋，吕蒙拜服！”

孙权不露出一点的自得，他示意吕蒙坐下，问道：“欲定荆州，则北方该若何？”

吕蒙不犹疑地回答：“仍是示弱！”

孙权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子明是说，北面称臣曹操？”

吕蒙没说话，他似乎觉得有些话很难说出口，一为顾及孙权颜面，二也担心语带不慎惹来君心不快。

孙权叹了口气，慢慢起身踱到水榭长柱边，凝望着池中又隐入水里的鱼儿，他低声道：“什么时候东吴才能不示弱，反而让人家对我们示弱？”

他从阑干边的小木盒里捏起一把鱼食，扬手一抛，呼的一阵风，将那细密如沙的鱼食吹散在空气里，飘起了尘埃般轻薄的一层。

第一章

关云长中计调兵，诸葛亮忧心荆州

秋雨像老妇的唠叨，从子夜下到日晡，雨声是重病病人的呻吟，落地之时还拖长了恹恹的余音。

陆逊进门时，特意在门口掸了掸衣衫上的雨珠，头发上的雨丝却抹不去，闪烁着银光，恍惚以为是少年白头。

半卧在榻上的吕蒙并没有起身迎接，他只是出于礼节地坐起来，凝视着这个面容俊秀的男子向他走来，他像背书一般，在心里读出了陆逊的履历。

三十七岁，出身江东大族，年轻，有见地，文武兼备，妻子为孙策之女，与孙氏有姻亲关系，一直屯守要隘，所在贼寇肃清。

“我只是养病回建业，顺路经过芜湖，还劳烦伯言来看我。”吕蒙含着感激的笑。

陆逊谦让了几句，他暗自打量了吕蒙一番，尽管病卧床榻，行动软绵迟滞，说话时轻声细语，却看不出病从何来，眼睛始终低垂，仿佛抬不起视线看人，偶尔和那目光对撞，却是灼然生光，不可逼视。

他生出了疑惑，却不问，熨帖着说：“有些疑虑，冒昧相问，望虎威将军不辞告知！”

“伯言尽管说。”吕蒙的语气很轻柔。

陆逊斟酌道：“将军为江东屯守边疆，关羽接境，其势嚣张，幸有将军镇守，方才抑其威力。今日一旦病辞，荆州不当忧乎？”

吕蒙心中一跳，却没有显出来，仍用病恹恹的语气说：“伯言所言甚是，然我病笃，不能理事，奈何！”

陆逊听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患病，瘪着脸色一语三叹，越发地不可信，但只坦率地说：“将军染病，诚如是，但愚计以为，莫若趁此规图荆州西疆。”

吕蒙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恳请伯言详言！”

陆逊款款道：“关羽矜其骄气，凌轹于人，好大喜功。如今挥师北进，虽欲毕力斩获北土，但因对将军忌惮，江陵公安尚有重兵镇守。若是听说将军患病，必不设备，今可乘其不意，出兵西进，自可成擒！将军既要东入建业，何不宣意主公，也好早为之计。”

吕蒙的心跳得更厉害了，他和孙权密谋突袭荆州，为了防止机密漏泄，这件事除了君臣二人，偌大江东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更没有人知道吕蒙是在装病。他从陆口东还，一路上都坐在四面遮幅的马车里，似乎已病入骨髓，不敢见光见风，到得一处便延请良医诊治。孙权还和他配合演双簧戏，在下达僚属的公文中痛心叹息吕蒙英年染疾，不得已辞却荆州督帅，没想到陆逊进此一策，竟与那密谋契合得天衣无缝，这不得不让吕蒙心生钦佩。

“这个……”吕蒙打着太极，“伯言所建甚良，但关羽勇猛，素难克服，且他长据荆州，恩信大行，兼之又新建功业，威逼襄樊，胆势益盛，未易图也。”

陆逊笃定地说：“无妨，关羽虽始建功，然他远离江陵，阻于樊城坚城之下，曹操今又亲率大军驰援，关羽前不得展势，后不得相顾，前后不相连，败之如反掌耳。”

吕蒙真真对陆逊另眼相看，他却不能言明真相，含糊地说：“容我想想。”

陆逊走后，重病的吕蒙从床榻上一弹而起，心里一个声音在狂呼：我找到了！

半个月后，镇守芜湖的陆逊忽然被孙权超擢为偏将军右部督，取代吕蒙镇守荆州东土，而吕蒙因重病不起，不得已辞任，东返建业养病。

陆逊取代吕蒙守荆州，这个近乎儿戏的换将决定不仅在江东激起千层浪，江东僚属都非议孙权是昏了头，也为北伐前线的关羽带来了无后顾之忧的福音。

一切变化都在或暗或明地进行，仿佛潮涨，第一波潮头已冲上滩头，而后面还紧跟着成百上千次疯狂拍击，终于要将那海岸线上的旧足迹扫荡干净。

秋末的天空蒙蒙如被淡墨浸润，浓烈如血的晚照泼出去，染透了半边天，又慢慢地消融了。

天气凉得透了骨，花木都脱光了旧衣，剩下个赤裸丑陋的躯干在风里瑟瑟发抖，轻推开门，刹那的寒意渗进衣服，针似的扎进骨头里。

“要变天了！”修远搓着手，跳起来跺跺足，似乎想要甩掉袭上身体的寒冷。

诸葛亮从案后抬起头，微微一笑：“哪里冷成这样了？”

修远呵了一口气：“冷！冻着骨头了！”

“还没入冬呢，你便不能耐冷，待得大雪漫天，看你怎么熬过去！”诸葛亮嘴里说着话，手里还在理着案上的卷宗，一卷卷打开察看是否都已批复完善，查阙补漏。

“磕磕！”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。

修远开了门，来的是掌册主簿，怀里捧着一扎卷宗，这是今日需批复的事务文书，汉中王特饬由诸葛亮持掌政务，凡是重要事务必须过他的手才能通过。

厚厚的卷宗掣在案上，诸葛亮轻轻一点头，主簿躬身下拜，默默地退了出去，他只负责交付文书，不敢打扰诸葛亮做事。

诸葛亮将昨日的文书搬下书案，让修远整理分类。文书按照事务紧急依次排列，一般紧急文书的封头会贴有红色标签，次要的贴蓝色标签，普通的为黑色标签。标签一律用裁成三角的布块，无论益州抑或荆州，还是汉中，这个规矩都一如既往不可更改。

诸葛亮先取出贴红标签的文书，一卷卷展开细看，紧急事务必须当机立断，不可随便延误，他拿起毛笔，轻一濡笔，牵过衣袖，在文书的最后落下干净清爽的字。

修远蹲在地上理旧文书，一册册卷好，用细丝带捆了个结实，弯身蹲了太久，不免腰酸酸痛，直起身来伸了个大大的懒腰。哪知手臂画出去的弧线太大，胳膊肘子扫在案头的卷宗上，只听“啪啦”一声，卷宗从案上倒了下去。

“啊呀！”诸葛亮沉声一喝，修远吓得不敢做声，手忙脚乱地捡卷宗，一册册往案上摆，也顾不得文书的紧急顺序。

诸葛亮埋怨道：“总是这般毛手毛脚，幸而是未加批复分类的公文，不然你又得费了我多少时间！”

修远不敢辩白一句话，诸葛亮很少生气，可发起火来，总让人心生忌惮。

乱七八糟的文书堆叠得一案皆是，诸葛亮沉着脸重新将文书分类，手指抚着每一册封头的各色标签，摆下左中右三摞。

“先生……”修远惶恐地喊着，将地上的最后一册文书交给诸葛亮，眼里扑闪出愧疚的泪光。

诸葛亮瞧他窘迫不宁，心里一软，安慰道：“罢了，以后注意就是，做事说话宁愿慢一些，也别毛躁着只管往前冲！”

“哦！”修远小声地答应着。

诸葛亮举起那册文书，封头贴着黑色标签，他正要将这文书归类，蓦地却停住了手，文书封条上的一行字引起了他的注意：前将军臣关羽上。

关羽……莫非是关羽送来的军情呈文，那又为什么贴着黑标签，难道事务并不紧急？如果是荆州本地民生事务，一向由关羽自行处理，一般不会飞书传来成都，只有军政大事才送来请旨。

纷繁的念头倏忽闪过，他也不想分门别类了，索性撤了这文书封泥，哗啦啦抖开竹筒。可才看得几行，已是惊得神色一怵，将文书匆匆一抓，噌地跳起来，快步向门边走去。

“先生，你去哪里？”修远见诸葛亮神色有变。

诸葛亮在门口一停：“我去王府，你将这些文书分好！”他没有时间多加详说，推开门急匆匆地走出去。

好大的风迎面吹荡，他下意识地举手一挡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竟忘记了拿羽扇。他来不及返回去，只管顶着大风一路急走，直奔到大门首，登上门棚下停靠的马车，对车夫说道：“去汉中王府！”

车夫见他神色匆忙，知他有紧急事情须立刻面见汉中王，随即猛扬缰绳。马车压过门前的石板路，向东疾驰出去，一条街行到末端，朝左边一拐，不过百米即是高牙飞檐的汉中王府。

诸葛亮不等车夫扶他，把着车轼一跃而下，把那车夫吓了一大跳，没曾想文雅书生模样的诸葛亮居然跟武将似的跳马车，等他回过神来，

诸葛亮已经跑上了府门前宽敞的台阶。

门首的司阍见着诸葛亮，并不拦阻，也不问话，谦恭地深深一拜。诸葛亮跨步越过高高的红漆门槛，绕过硕大的青石罍，越过宽敞明亮的厅堂。他知道刘备素来不喜欢待在这种正堂内，除非大宴群僚，不得不拘束着做出个威仪样子。他穿出爬满了干枯的菟丝花的院墙，一直走到亭台曲水、花木扶疏相间相容的后院。

他对那迎上来的家老问道：“汉中王在哪里？”

“在西苑。”

诸葛亮立刻向西折去，那家老忙忙地说：“军师！主公昨夜宴请故臣，至今宿醉未醒。”

诸葛亮一愣，脚步却没有放缓，他忽地想起昨晚刘备设宴招待故老臣僚，自己宴中因有事退席，便再不知宴席之事。如今新得汉中，刘备又进封汉中王，关中与荆州战事频频告捷，大家伙心里都透着喜庆，哪里肯放过刘备，必定是敬酒不断，刘备又是个来者不拒的豪爽脾气，定是被死灌活灌得大醉酩酊。

他回想着昨晚的情景，却已是走到西苑门口，守门的铃下躬身道：“军师，主公还没醒。”

诸葛亮犹豫着停了一下，默默摸索着手里的文书，没有拆下的黑标签软软的像一条米虫，触得他的手背发痒，似乎是这细微的骚动让他惊醒了。

顾不得了，大事要紧！

他深凝了一口气，举手就推开了门，这一个动作已让铃下吓白了脸，他刚想阻止，诸葛亮已大步走了进去。

屋里静默伺候的内侍宫女忽见有人擅入寝宫，一个个瞠目结舌，本想喝令来人出去，可见来的是诸葛亮，又迟疑着该不该阻拦。诸葛亮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撩开重重帷幕，走到了暖阁内。

在松软如云的榻上，刘备睡得像个襁褓中的婴儿，脸颊上还晕着沉醉的潮红，嘴角扬起了月牙儿似的微笑，也许正在做一场甜美的酣梦，一只胳膊伸出被褥，手心里抓着被单的一角，揉得像团棉花。

诸葛亮俯下身子，目光从刘备蜷曲的手一直挪到斑白的发鬓上，银发如蚕丝，光芒刺眼，他愣了一下，片刻竟忘记要做什么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苍老像冰凉的幽魂爬上刘备的脊梁骨，日复